

【親 職 講 座】

在孩子害怕黑暗時，為他們點燈

- - 父母親再怎麼愛子女，也不能替代他們去活。

顏崑陽 2007-08-09

我女顏訥與我兒顏樞，望著我的「背影」，跟著我的腳步，踏上文學之路，而他們的母親也相隨身旁。我們全家都已安住在文學世界中；這輩子，心靈上應該不會各自遷徙流離了。

一九九八年，我們全家合出了一本散文集，書名是《聖誕老人與虎姑婆》。那時候，顏訥十二歲，顏樞八歲。書中除了我與妻的文章之外，最有趣的是顏訥小學時的新詩及散文、顏樞幼稚園大班時，以ㄅ ㄆ ㄇ ㄏ 寫的日記。他們從小就是長在文學世界中的樹苗。如今，顏訥已讀完大學中文系，並繼續跨入研究所；顏樞則將以中文系為第一志願，和他姐姐走同樣的路。他們也都已開始寫作，發表文章了。

每個人都可以隨心定義自己的「幸福」；這就是我對「幸福」的定義，不必費錢去買，而得之卻那麼地自然。

四十歲之後，我就真的領悟到，每個生命都是不能複製、不能取代，自然而然的「獨體」；也有他不可介入、不可支配，自然而然的「歷程」。父母親再怎麼愛子女，也不能替代他們去活。而能做的只是，在孩子害怕

黑暗時，為他們點燈；在孩子害怕孤單時，陪他們說話；在孩子害怕迷路時，和他們一起畫張地圖。

為人父母者，最壞的念頭是，一面說「我愛你，孩子」，卻一面拿孩子當做自己價值觀的複製品，總想支配他們的生命歷程；就像駕駛著愛車，一直抓緊方向盤不放。

孩子們望著我的「背影」，跟著我的腳步，踏上文學之路，一切都那麼自然而然；我從不曾「駕駛」他們，而他們在文學的世界中，將來會過得幸福嗎？假如每個人都可以隨心定義自己的幸福；那麼，他們不就是這樣在做了嗎？我應該相信他們，並給與最大的祝福。

這個時代，人們最缺乏的是一種出自內在、單純而堅定的價值信仰。做為父親，我最想幫助孩子的事，就是引領他們找到這樣的價值信仰罷了。

親子之間何以需要溝通？往往是因為孩子硬是想做什麼，父母親卻不允許；而父母親硬是要求孩子做什麼，孩子卻不願意。關鍵其實就在於父母親；然而，要孩子做什麼，或不要孩子做什麼，究竟有何憑準呢？難道都隨著父母親的心情或孩子的哭笑去決定嗎？

對於孩子們，我一向只管他們兩樁有憑準的事：平安與善良。在他們還不懂事的年齡，可能為了好玩，會做一些危害健康與安全的舉動。這時候，我會毫不遲疑地說：「不！」或者，可能因為情緒或貪慾，會做一些

侵犯別人的舉動。這時候，我也會毫不遲疑地說：「不！」當然說「不」之後，我會讓他們知道「為什麼」。

記得顏訥小時候，我曾經帶著她去儂特利買薯條。櫃台上擺著一疊很漂亮的廣告冊頁。顏訥被吸引了，卻不知道它就是送給顧客的；她緊靠著櫃台，眼睛滴溜溜地向店員說「我要買薯條」，小手卻「偷偷」地抽走一本廣告冊頁。怎麼辦呢？芝麻大的一件「壞事」。有些父母親說不定還會稱讚自己的孩子「鬼靈精」哩！然而，最壞的習性不就是從這麼一樁樁芝麻大的壞事養成的嗎？我決定嚴肅地告訴她：假如那些廣告冊頁可以任人拿取，就大大方方地伸手；假如不是，就別像老鼠偷偷叨走薯條一樣；假如你很喜歡，卻又不知道可不可以拿取，那就先問問櫃台的阿姨吧。稚小的顏訥羞窘得哭了；然而往後，她卻成為一個很誠實的女孩。

顏樞從小就喜歡嗅火柴燃燒的氣味。有幾次，看到他在玩火柴，我都只隨口警告；某日，跨入餐廳，忽見桌上火光閃耀，一本書正起火燃燒，而顏樞驚慌地撲打著。啊！這小子竟然玩火柴，不小心燒上自己的課本。我當場氣極，狠狠地修理他；他也嚇哭了。之後，我告訴他一些「水火無情」的故事，並且嚴厲地頒布「不准玩火」的禁令。平安第一，無可商量。

除了平安與善良，關於孩子們的才能及學習，我一向不從成績單的「數字」去評定他們的天資與成長。那樣活生生的孩子，每隔一些日子，便有意想不到的變化，怎麼能以固定的「數字」去衡量呢？他們將有幾十年的

生命歷程，怎麼能以一次或一學期考試的「數字」去評定呢？假如，只相信成績單的數字，卻不用心去了解孩子活潑潑的生命；假如，只看一次考試，卻不宏觀孩子的一生。這樣的父母親，不是高興得太早，就是憂慮得太多。

對於孩子的才能與學習，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力供給資源和環境。我家到處都是書，連孩子的房間也擺滿童書，但是卻不強迫他們閱讀。我們相信，當你將羊兒拉到豐饒的綠洲，肚子餓了，牠們自然就會吃草。在孩子成長的歷程中，他們喜歡學什麼，就學什麼；不喜歡，也不必強迫。在課本之外的天空，他們一直是自由翱翔的雛鷹，彈鋼琴或吉他、繪畫、演戲、寫作、游泳等，想學什麼就學什麼。至於大學要讀什麼科系、未來走向什麼生涯，也由他們依照自己的興趣、才能去抉擇吧。

我一直認為，假如父母親真能體悟到每個子女都是不能複製、不能取代，自然而然的生命「獨體」；也都有他不可介入、不可支配，自然而然的生命「歷程」。只要用心去了解他們、從旁去引領他們，就不會產生難以溝通的衝突了。